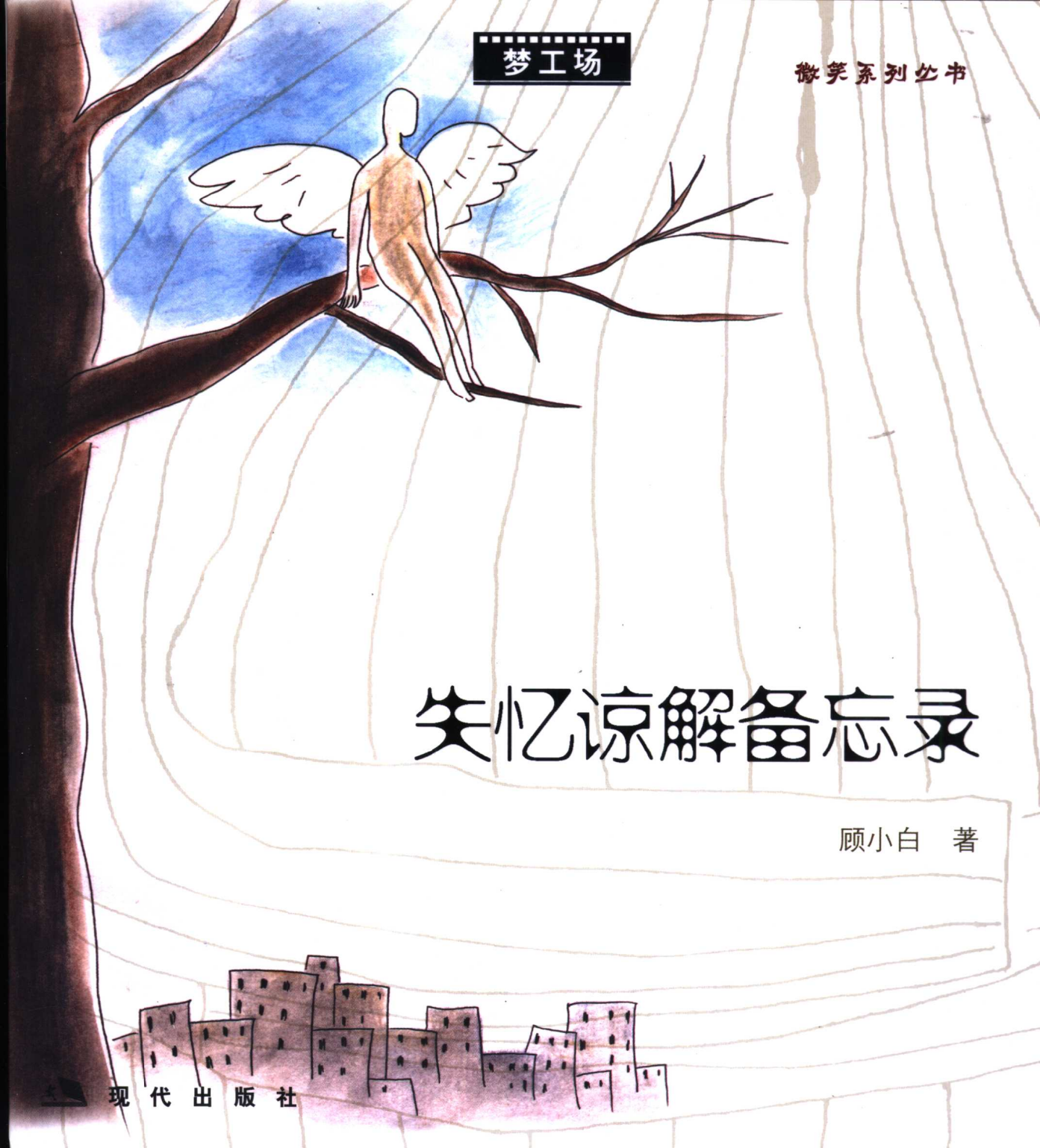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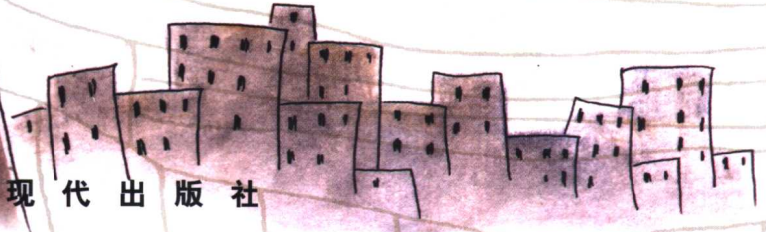
An illustration of an angel with large white wings and a simple orange-brown body, sitting on a dark brown tree branch.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blue sky with soft white clouds.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large, stylized tree trunk on the left and a series of vertical, wavy lines on the right, suggesting a dreamlike or ethereal atmosphere.

梦工场

微笑系列丛书

失忆谅解备忘录

顾小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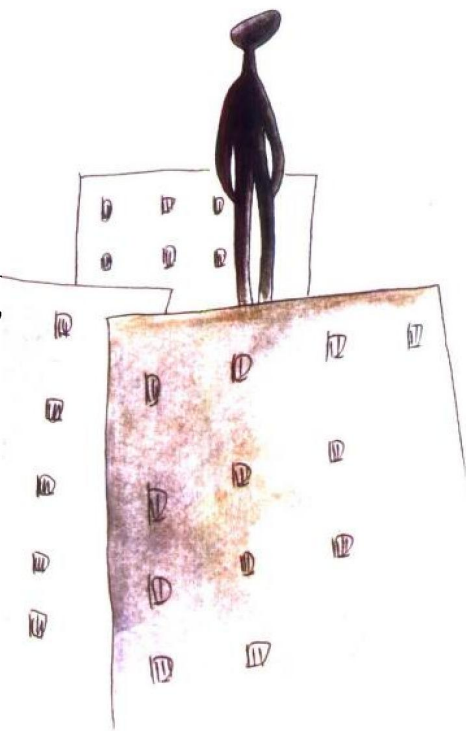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city skyline at the bottom of the cover. The buildings are drawn in a simple, blocky style with various shades of purple, pink, and brown. They are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light, wavy lines that extend from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现代出版社

梦工场

失忆谅解备忘录

顾小白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忆谅解备忘录 / 顾小白 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3
(梦工场·微笑系列)

ISBN 7-80028-922-2

I. 失... II. 顾...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8642 号

作者: 顾小白

总策划: 吴江江

责任编辑: 张立宪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64240483(兼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tc.com.cn

印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24

印张: 7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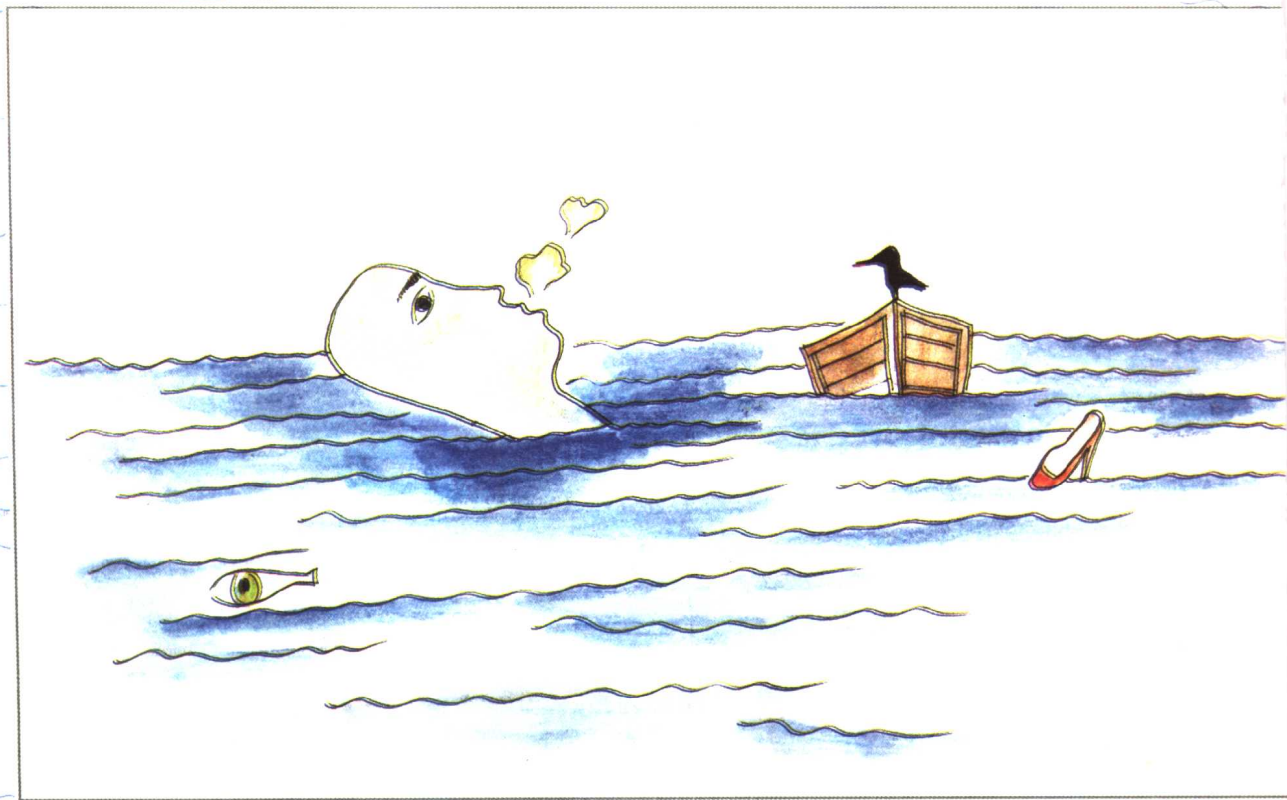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80028-922-2/Z·029

定价: 22 元

目 录

- 3 开始说话
- 8 小许的开场白
- 30 再回首：一个字头的诞生
- 36 一人独舞
- 40 冷暖天涯
- 44 唱歌给你听
- 48 天使不夜城
- 51 电影小白痴与他的八个巨星朋友
- 69 给我一个心爱的
- 73 一个人的岩井俊二
- 82 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
- 88 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
- 112 说话 (1)
- 114 滴答滴
- 122 独自取暖
- 128 你的样子
- 134 说话 (2)
- 13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148 堕落天使
- 164 最后的独白



开始说话

2002年7月3日

二十五年过后，我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装修结束，顿觉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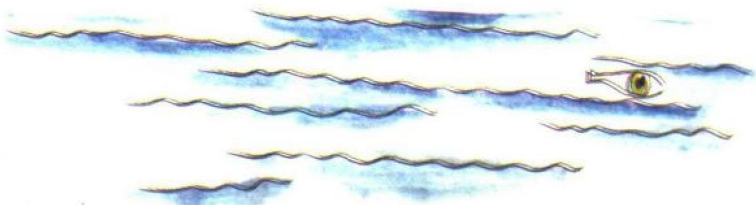
这是我自己的家吗？

这是属于我的颜色吗？



也许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你的心情，现在好吗？要是我的身体能健康一点就好啦。雨一直下。世事难料，北方竟然也有了梅雨天。谁说我是个喜欢电影的人？其实我不是。我越来越不会写字了，越来越自卑了。我要攒一点儿钱，然后去大城市看看，嘿嘿。我想放风筝，放烟花，放飞蜻蜓。其实都是说说而已，真让我去放，我一定跑开。我会一直上班的，直到有一天，我能独立自主自由自在。屁话。我喜欢一个女孩，但是我知道，她正在追寻别人的路上。我想，拍一部电影写一本小说也不是那么难搞的事儿。（看，彩虹！）毕业四年了，今天是纪念日，我却再也不想参加那样的聚会了。我去过的城市，都在下雨吗？我编了一个故事，我想问问你，好看

吗？好玩吗？重申一下，我不是蜡笔小新的狗，我是一本武侠小说的男主角。他在那个故事里找到了友谊和爱情。那一剑的风情。你的双腿好冷。听着，我是个生活规律的人。自从在网络上遇到你以后，我就开始等待了。生病了，为什么不吃药？我姓许，许多的许，许诺的许，许多金子的许，我想给我儿子起个名字叫做“许多天来我一直很难过”。我要害死他。掉飞机？没那么容易吧？！夜夜笙歌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累的事儿。我该唱一些别的歌了。时过境迁，我却照旧犯错。真是一个可怜人。你会陪我去看电影吗？喂，哥们儿，有什么事儿都别放在心上，告诉我吧：我知道，我特对不起你。听说颈椎病也是不治之症。别再戏耍他（她）们了。万水千山总是情。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总有一天，我要闭门造车。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我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丁鹏，一个叫周小莱。不许哭！谁能告诉我编造对白的三种方式？谁再送我香烟我就跟谁急。斑鸠，那是一种什么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之常情。哥舒夜带刀，我睡不着。蓝色水中的刀。五月十七，丁鹏早早地就起来了。剑已生锈。在他喝下凉水的瞬间，周小莱在凤凰城看见一只哭泣的斑鸠。斑鸠在长街上飞来飞去，周小莱心神不宁。当夜，丁鹏决战方蓄，身中三十二刀，死。我们就是这样没有创意，我们就是这样弱智。子夜二时请你唤醒我，我要上厕所。你是喜欢倒叙呢还是喜欢三线头并进？我一定要让烟花在银幕上绽放，否则，我就去死。我梦见旁边的摩天楼倒塌啦，那一夜真爽。蓝色大衣，正向我走来，带着一点，害羞表情，还有笑意……（忘记了）爱比性更冷。奇迹，我竟然没有感冒。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这是属于我的颜色吗？

这是我自己的家吗？

装修结束，顿觉失落。

二十五年过后，我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嘿 就这么样了吧

小白

好像一场美丽的烟火表演，我在这篇虚实交叠的备忘录中堆满了心事与词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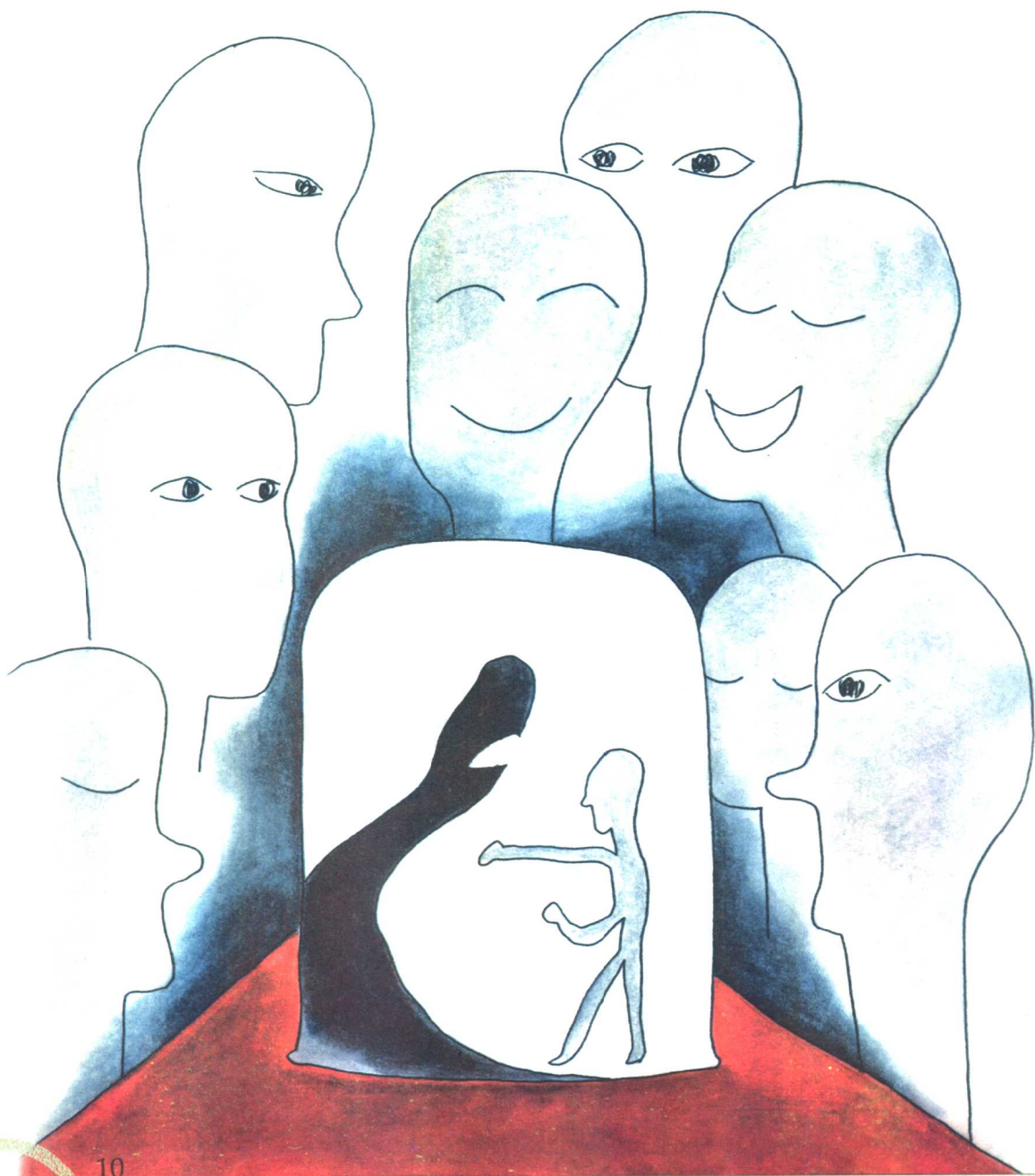
“砰”一声烟花怒放，然后一切都黯淡下去。
包括心事。

小许的开场白

2001年1月5日—10日

（滴嗒滴，心里的声音）

我选择了一件事情，就是坐在这里写东西。农历二月十一号，是个晴天，应该很可爱。我认为风不大不小，虽然坐在屋子里的我感觉不到。早上起来我吃过昂贵的药，跑过1000米的步，因此没有胃疼。不想抽烟，否则会更加迷乱。其实我一点都不平静，很烦躁，只能傻乎乎地坐下来写东西。我根本说不清楚，就好像此刻窗外的天空，蓝吗？辽阔吗？或者空洞。我为什么要拿起笔。这种想法让自己焦灼不安，想迫不及待地死去。又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身影。还有茶水、音乐、电脑，好像全是我的敌人，他们形容龌龊，在等待唾弃的口水。如果这时候我摔响某一种东西，是否会有咄咄逼人的目光看过来，是否能改变这呼啦啦的世界。我不敢。我不会。我穿着一件类似海魂衫的长袖圆领衫，腿上有磨秃了边的黑色牛仔褲，脖子上挂着某个女孩儿送我的红色中国结。对了，我是一个人。我在大多数时候都不这样眩晕。另外，我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打碎什么。我清楚，在本命年，所有风吹草动都是风声鹤唳。



◎夜游神

我开始缅怀两千五百多个夜晚，从永别的十七岁开始。没有甜美的梦，我一直都醒着入睡，所以我拥有等待的黑夜和漫长的时间。在别人的梦中与自己相遇，与自己搏斗，我充满回忆。我记得在故乡我那间小屋外的雨声是怎样默默滴落到心窝里去的。我记得如今我蜗居的单身宿舍窗外梧桐树上的喜鹊是怎样看着我胡乱歌唱的。故乡的窄街上回响着一个永远都在行走的年轻流浪汉的咏叹声，声声悠扬令人思念。单身宿舍门外陌生的脚步声总是乍隐乍现，勾起我灵魂里的迷惑和幻想。在床上，或者寒冷，就把自己密密实地包围起来，然后睁大眼睛；或者闷热，就完全脱光了，接着东想想西想想等待黎明。十七岁的某个夜晚之后，我就开始了无法抗拒的失眠。我听见木质家具在凌晨三点悄悄炸裂时的毕剥声，听见蟑螂们晚餐时的有节制的议论声，听见若近若远的呻吟声。我闭着眼心如止水。我闭着眼心急如焚。时间的流转让我身心空洞，我根本不想去面对天亮后的一切一切。大多数时候，我都会终于睡去了，却好像依然在醒着，依然在倾听和思索，如同一个不死的人。这时候要是再有一个人在我的身边甜梦正酣，我会爬起来走过去悄悄观察他的脸，然后义无反顾地把他掐死。我需要别人的挣扎。失眠时。

〉 在别人的梦中与自己相遇，与自己搏斗，我充满回忆。



〉原来我是个喜欢
哭泣的人。

◎消失的影像

唐唐从深圳打来电话，说莫小海不要她了。唐唐说一个月前莫小海还说要和她马上结婚。电话那头唐唐没有哭，声音也不颤抖，好像已经变了。现在我开始努力想像她今天的容颜，却发现就连她以前的样子也忘掉了。没有忘记嘴里的舌头，唾液的味道，还有耳垂和手指。声音呢？总算比形象具体点，涩涩的，甜腻腻的，如同veia香水，在一点点地融化。可是为什么会忘记她的样子。难道在乎的不就是样子吗。这时候就算拿着她的照片，也会是模棱两可的感觉，如同面对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打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她也没让我说什么。她说：我开始想念你的好了，小许。当时我突然觉得无助而忧伤，猝不及防，于是不做声，怕给她一个哽咽的音调。我不想让她听见这种声音。从前我只带给她歌声。沉默了一会儿唐唐说祝你快乐，就挂了。我才发现我已经偷偷哭了，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我觉得自己的面颊干涩无比，还有一点痛楚的感觉。原来我是个喜欢哭泣的人。后来，我给唐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写着：

你如果快乐
不要忘了我
你如果伤心
就回来找我
我的眼镜
碎了。

◎时空家族

如果觉得冷，就穿上外套或者工作服。用双手抚摸面颊，会感到皮肤的江河日下。爸爸。爸爸。我想念爸爸。和爷爷。我可以望穿遥远的距离，看到在家中小屋檀木桌前读《热处理工艺》的退休爸爸。最后的冬日光芒照在他脸上，胡须会静静闪亮。我还会看到在阳台上清洗莲藕的爷爷，他的眼睛已经无法再使他大声阅读报纸了，于是就默默地洗菜。去年冬天在屋后挖萝卜的他摔倒了，现在他的腰驼得狠，走出去的时候常常无法看到前边的事物。他会一直走到电线杆面前，然后抬起头大声骂它，绕着走了。此刻我坐在这里，爸爸坐在那里，爷爷坐在那里，是直线还是三角形？我觉得困了。总是在白天困顿不安。我需要爸爸为我铺好的床铺，还有爷爷的亲吻。十五年前扎疼我的亲吻。